

先秦鴻文卷之二

太史顧瑞屏錫疇評選

男

顧諱明

鑒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秦瑰而奇
古馳騁而

精工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疆民以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先秦 又 卷之二 書

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山川之地西并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

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囿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此下一段
意外之想
目前之事
筆端淋漓

國朝古
六神圖
徐漢臨開雍
李斯

前文

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

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先表 文 入卷之二 書

一 說不好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疆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及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畏

恐嚇人語
魯朱家猶
用以脫季
布

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顧瑤屏曰李斯除却秦始別無退步逐客一書所謂全身出現亦不留一退步者也

徐漢臨曰焚書坑儒順趙高慶扶蘇阿二世行督責秦無負于客客大有負於秦矣始皇不悟而惟客是聽所謂藉寇兵齎盜糧也噫

先秦鴻文

入卷之二

三

秦創守不出四字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述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制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僭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鼓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僻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立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字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先表文

入卷之二

四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猥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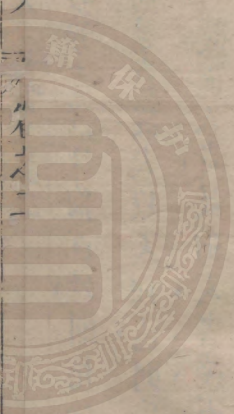
會語似焦氏易林

歸震川曰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登秦望山

會賓僚讀此銘皆不知爲三句一韻作兩句

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不識未以問范
雲雲乃能讀之子良大悅人少知讀此銘爲
三句一韻也

陳明卿曰遍閱金石古文非不典質未有此作精
巖洞達頌而不冗者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極枯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

議論本之
韓非而詞
氣亦類非
矯健奇峭

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聖明主為能深怪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
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
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
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
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
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跂筭牧其上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跂筭也而易百仞之高
哉峭壘之執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

先表 文 卷之二

七

執重執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
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
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
邪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
說論理之臣聞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
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
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執
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

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執，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先表鴻文。

卷之二

八

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國？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鍾伯敬曰：文流麗不及逐客，然非先秦人不能奏。泊逐客，則漸似漢人筆舌。逐客雋，而督責利也。

顧瑤屏曰：李斯文章，先秦允稱第一。然當時富貴之意，亂於中。督責之威，怵於外。方寸亂矣，故

牽強苟且之意亦見於語言音節之中。馬五
輩須把爵祿兩字看輕然後神氣清。胆力雄
而議論正。讀斯書而重有感矣。

先
去
鴻
文

卷之二

九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
 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
 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
 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脇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
 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
 臣順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
 主之言罪四矣夏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
 先秦此罪確可以○元又九
 以樹秦之名罪二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
 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陳明卿曰讀後代文知西漢潔甚矣讀西漢文知

秦潔甚矣文之貴潔也如是哉

顧瑞屏曰訟寃極奇之文然讀李控峒遺斯書則

又爽然自失矣

緩刑罰而
 阿督責何
 耶

此不知何公言

諷齊王納諫

鄒忌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間，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

先奉鴻文

卷之二

十

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官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謫議于朝市，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

徐漢臨曰張元長有云文無筆女無態男子無殺
此天下之大戒也讀此文使人輒作此想○
千古臣諂君驕局面從閨房小語逗出妙妙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兩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二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正何輕民力如此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
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
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

先奉鴻文

十一

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
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壤
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
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西境不守戰而不勝則
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乃輕
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十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

大史公多
此作傳

六字通用
方形得秦
入數世

之議其後也是故惴疑處喝驕徐而不敢進則秦之
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
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孫月峰曰叙事處古而麗議論處婉而激

先表 鳥

十三

今人志多枝白鬼化个有心以成事業古

以也

同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

先秦鴻文

十四

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簠天下仁義之士皆爲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

如賦如頌
儘有詞鋒

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優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

七卷 鴻文

五

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古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殺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且而世世稱曰明王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

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財祿焉
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
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
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
反璞則終身不辱

孫月峰曰大約類子審

先去鴻文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豈養子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陳明卿曰不宦之宦深於宦不嫁之嫁深於嫁職國有此人深人卽異人也

元表鴻文

十七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德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日不得饜，而君鵝鷺有餘食，下官糶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張賓王曰：宕而奇。

陳明卿曰：比賈誼書簡許多。

元泰鴻文

才工買歌
笑槽糠養
賢木

提法如風
雨驟至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

李鴻文

尤

三六十一

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

泄者專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

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

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

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

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

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

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
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
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
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
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
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
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七卷鴻文

千

太子權至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信
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
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
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以
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
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
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
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
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

此條却
自打破
於中甚奇

未故欠一
節如半開
蓮花若說
盡反無味
矣

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受命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九表鴻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齊爲讐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張賓王曰。一事而反覆作十段。節節呼應。叙事之

一法

陳明卿曰。戰國間第一篇怪文字。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人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九表 鴻文

五

顧瑤屏曰：文章用喻，始於書，溢於詩，至戰國時而瞞天造謊，劈空生事，敏妙極矣。如此類是也。
陳明卿曰：因鬼見帝，果然有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浥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符七士也。

共鴻文

三三

陳明卿曰：髡寥寥數語而神甚豐，其機如注。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于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嚳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德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

鴻文

十四

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張賓王曰：如此筆芒前無堅壘。

視貼妙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止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各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

陽文

三五

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

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

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

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

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

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

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憊愚沉

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貴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

只此一語
幻出如許
妙文

戰國時紀
不知為民
暖此策少
不得

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

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

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

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

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廡

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

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

其民此物家婦少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去

券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

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

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

携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謂馮煖先生所為文

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

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

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

齊放其太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

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卦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加數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顧瑛人曰蒼勁不及及記而意態淋漓過之

徐漢臨曰一馮先生也左右皆笑之惡之賤之庸庸者流固不識奇士於塵埃也卽孟嘗君亦笑之怪之卒之三千客無出馮先生上者英雄不遇只索俯首聽人耳！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
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
權而務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
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
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刺矣堅箭利金不得弦
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
則權籍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

木車衛國城割平射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亾

天

升七衛君跪行告遂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

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
餘甲而北向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
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

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

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

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

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

於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

方叙事而
旋揣意中
戰國文所
以效暢西
漢則動而

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
欲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
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
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
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
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
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

且上、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

无

層層提撥
層層收拾

作七

好主怨仇而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

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

不義夫後起之籍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彊敵罷寡

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

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

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

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

鬻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禍而福矣不貸而見

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倏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丁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

三

有能爭天下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

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識

敘事碎而
痛切西京
下不能奏
洎矣

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
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
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
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
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
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
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
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
死傷者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

三十一

所出

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亾矢之太半。甲

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
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
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維總身
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士功。將不釋甲。碁數而
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
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

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感也。然而智伯

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
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
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
也而攻蕞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
而國遂亾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
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
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
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
兵益弱

此等機局
李斯而下
知之少矣

於外且身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
鳴的非咎罪於人也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
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
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
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
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
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
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
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

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等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者。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

天下則也也。魏其末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

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

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

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蠶中爲戰具。魏爲守

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

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

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

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

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

十四

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孫月峰曰：此等文不易學，不可謂是法。然法未嘗不存，若鍊之使整，則不板剛之使簡，則未必不暢。必悟此機文，乃入妙。

張賓王曰：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怨二端爲言，而

以權勢時籍明之後分三段皆推言用兵不
爲天下先之意而不主怨之意在其中籍綜
起應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
而不覺其複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
獼猴銜水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
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
尺之劍而操鋤鑿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
故物舍其所長誅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
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
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有豈非甚

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秦鴻文

三六

徐澗臨

屈而為相無禍雞鳴而得出秦關倘

亦不逐客之力歟

戒武城吏

孟嘗君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登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謹，使可全而歸之。

陳明

而愈入人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非忠也殺身亾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亾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魏不敢東而橫秦之執合則楚國之

齊攻聊城所謂強弩之末燕將亦幸齊也

敵而返耳此一即字

字要緊直可絕燕將之望

形危且、斷石壤吞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思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金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

文說甚將之妙頗例分世

光下
一段此
說得去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擗臂而謔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七

象折凶

不出

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

八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同敞也。公其圖之。

鄒東廓曰：文勢錯綜，文辭發整。

顧瑞屏曰：仲連義不帝秦，至欲赴東海而死。世稱高節士，射書聊城，勸之以畔，誘之以利，何歟。故曰：爲人排難，釋患，解紛，亂人之評。仲連不

若仲連之自道也。

